



詩

國風  
幽

八五八三

服部文庫
117
166
10





117  
166  
10

疏卷第八 八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幽七月詰訓傳第十五

陸曰：幽者，戎狄之地名也。夏道衰，后稷之曾孫公劉自邠而出居焉。其封域在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於漢屬右扶風郿邑。周公遭流言之難，居東都，思公劉太王為幽公，憂勞民事，以此敘已志，而作七月鴉鵲之詩。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太師述其詩為幽國之風焉。

幽譜：幽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邠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枸邑。正義曰：周本紀

毛詩流 卷八之一 及古蜀

也字疑衍





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  
 劉為后稷之曾孫也生民云即有邠家室本紀云舜  
 封后稷于邠公劉因封不改故知公劉自邠而出也  
 公劉之篇說公劉為狄迫逐而徙居經云度其夕陽  
 幽居允荒本紀稱公劉在戎狄間知幽是戎狄之地  
 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郿邑縣有邠鄉詩公劉  
 所邑是漢時屬扶風郿邑也言自邠而出者杜預云  
 邠在新平漆縣東北邠令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  
 也邠近而幽遠從內出外故言出○公劉以夏后太  
 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  
 民咸歸之而國成焉○正義曰國語云昔我先王不窋用  
 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  
 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韋昭云幽西近戎北近  
 狄本紀亦云不窋奔戎狄之間此云公劉竄於此  
 地者案此公劉之篇說公劉遷幽事皆詳悉自邠徙  
 幽必從公劉始矣蓋不窋之時已竄幽地尚往來邠  
 國至公劉而盡以邠民遷之也本紀云公劉卒子慶  
 節立國於幽是也定國於幽自公劉始也韋昭注國

語以為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  
 當太康之世而此云公劉以太康時失官守者周語  
 止云夏之衰也而不言始衰之主書序云太康失邦則  
 夏后之衰自太康為始故繫太康言之其實公劉適  
 幽不當太康之世鄭據外傳之文取不窋之事以為  
 說耳本紀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修后稷之業民賴  
 其慶百姓懷之周道之興自此始也又公劉之篇具  
 述公劉居幽愛民之事是民歸之而成國也○其封  
 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正義曰禹貢  
 雍州云荆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  
 太王始入居岐之陽明幽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  
 公劉居幽度其原隰以治田是幽居原隰之野○至  
 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  
 歸之○正義曰詩綿傳及書傳畧說皆有其事○公  
 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  
 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正義曰本紀云公劉復修后  
 稷之業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是皆能守后稷之  
 教不失其德也旱麓序云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

三詩充

卷之二

及古



直

勤

之業而鄭獨言公劉太王者以周公之作七月主意  
 於此二人故特言之○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  
 出居東都二年○正義曰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  
 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  
 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  
 人斯得是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也金縢  
 勤云居東不言東都周公避居固當不出畿內自然  
 在東都於時實未為都而云都據後營洛而言之耳  
 周公在東實出入三年言二年順金縢之成文○思  
 公劉太王居幽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此序已  
 志○正義曰此釋作七月之意也以公劉遭夏人之  
 亂太王有戎狄之難或出或入其居幽之時教民以  
 蠶農為務使衣食充足憂念民事有至苦之功由其  
 積德直民子孫卒成王業周公既出居東都恐王業  
 毀壞亦憂念民事庶成周道其意與公劉太王之志  
 同不得自言已身憂國之心矣無以發明已志故作  
 七月之詩仰陳公劉太王以此已身序已志知周公  
 之作七月其意必如此者以序云周公遭變故陳先

若俊俊

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言遭變是遭流言乃  
 作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繭曰美哉樂而不  
 淫其周公之東乎明在東都作之也七月之詩非刺  
 成王非美成王無故說先公之風化陳王業之艱難  
 則是思念先公用以此序已志也本是周公所作太  
 師題之曰繭明其然矣而先公在幽凡經十世知唯  
 念公劉太王者以公劉初居幽之主太王終去幽之  
 君似是先公之後皆有事難之故周公身遭事難追  
 念處幽先君明是念其後者故知周公所念念此二  
 人者然太王既遭事難能守后稷之教乃在居岐之  
 後周公思居幽之事知其亦念太王者繆篇說太王  
 之德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言居幽之時得民之意  
 民戀其德故與俱遷明知思念幽事其意亦及太王  
 也鄭於上句言周公居東二年此句說其作詩之意  
 欲明七月之作在此二年之中因尚書有二年之文  
 故言之耳非謂居東二年始作七月也何則序云周  
 公遭變即作不應坐度二年方始為詩七月之作當  
 是初出之年也○後成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太平其



主

室一作政

比

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太王之所為，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幽國變風焉。○正義曰：金滕云：惟朕小子，其新逆。是成王迎而反之，代成王治國政，而致太平，其出居東都也。其入攝王室也，常守專一之德，不有回邪，純似公。劉太王之為也。周公作詩之時，自有此二人之意，及其終得攝王政，其事又純似之。此詩用於樂官，當立題目。太師於是，大述周公之志，以此七月之詩，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不合在周之風雅，而以為幽國之變風焉。此乃遠論幽公為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此序已志，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召之正風也。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幽公，故為幽之變風。若所陳本非幽事，無由得繫於幽。周公事若不似於理，亦不可繫。此詩追述幽公事，又相似故繫之為宜也。春官箴章云：吹箴以歌幽詩，則周制之前已繫幽矣。謂之變者，以其變風變雅各述時之善惡。七月陳幽公之政，東山以下，主述周公之德，正是變

故

詩美者，故亦為之變風。公劉亦陳幽事，不繫幽者，召康公陳公劉以戒成王，猶召穆公陳文王以傷大壞。主者意為雅，不得列為風也。鴟鴞以下，不陳幽事，亦繫幽者。以七月是周公之事，既為幽風，鴟鴞以下，亦是周公之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為幽風。故鄭志張逸問：幽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專為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為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在於雅分。周公不得專之，逸言詠周公之德也。據鴟鴞以下，發問也。鄭言上冠先公之業，謂以七月冠諸篇也。以先公之業，冠周公之詩，致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司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為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為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此幽詩七篇，七月鴟鴞是出居時作其餘多在入攝政後，鄭以為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後三年，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年十四也。迎周公反，而居攝。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也。故金滕注云：文王十五生武



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為  
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  
年九十三矣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  
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  
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  
一也即政時年二十二也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  
生也是鄭辨武王崩及周公出入之事知然者案大  
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  
王則武王之年少於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  
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王既少文王十四  
歲文王九十七而崩則知武王於時年八十三也書  
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是文王崩時受命七年尚  
書序云十有三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經泰誓上篇  
說武王觀兵時事是受命十一年泰誓下篇云還歸  
二年而後伐紂是伐紂之時受命十三年也文王崩  
至十三年始伐紂是崩後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  
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紂後二年有疾從文王之  
崩至武王有疾積八年矣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

毛詩疏

卷之八

漢書

右

矣至此則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瘳後二  
年崩也知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者禮君薨百官  
總已而聽政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為太  
宰以左王室周公既為太宰武王初崩總攝王政自  
是常事管蔡不應流言成王不應致疑明是三年喪  
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耳案周書武王以十二月  
崩則崩後一年十二月朞而練二年十二月祥而祭  
除崩後三年管蔡乃流言也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  
乃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  
先王是周公於流言之年避位而出是武王崩後三  
年也金縢又云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注云罪人  
周公之屬與知攝者周公出皆奔二年盡為成王所  
得言三年者并數出年是崩後四年也又曰於後公  
乃為詩注云於二年後也上既言二年又別言於後  
明是二年之後也又曰秋大熟未獲注云秋謂周公  
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此秋文承於後之下於後既  
是二年之後明此秋是二年之後謂居東二年武王  
崩後五年也金縢云秋大熟未獲之下即云惟朕小

毛詩疏

卷之八

漢書



文

子其新迎是周公即以其年反也周公將攝出避流言今成王自新迎之明其反即居攝武王崩後五年即攝政之元年書傳稱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論封衛之事是四年作康誥也召誥論營洛邑成周之事是五年作召誥也洛誥論致政成王之是七年作洛誥也鄭言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作洛誥時略說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注云孟迎也案康誥經云王若曰孟侯則封康叔之時成王年十八書傳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據孟侯之文知攝政四年成王年十八又攝政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逆而推之則知成王於攝政元年成王年十五周公出年十三武王崩年十歲計文王崩後十年武王始崩自然武王崩之明年生成王也由此而驗之故知成王年十三之時周公初出居東二年十四之時罪人斯得十五年之時反而居攝也此譜言居東二年思公劉太王以此序已

踐是

志則七月之作在出居二年之中不知其作之在何年當在賜鴉之前賜鴉之作則在居東三年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賜鴉既言二年別言於後既與罪人斯得別年則上文居東二年并初出之年為二年作詩之時為三年是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十五年之時作賜鴉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言刺朝廷則是刺羣臣不刺成王宜在雷雨大風之後啓金縢之前知者若在雷風之前則王與羣臣悉皆未悟不得獨刺羣臣若啓金縢之後則羣臣亦悟無所復刺故伐柯箋云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故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成王迎之是以刺之是鄭以伐柯為既得雷雨之後啓金縢之前作也九畝序與伐柯序同刺朝廷之不知首章言王欲迎周公二章以下說迎之事當在周公既反而作也書傳稱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伐奄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注云奄國在淮夷之傍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

毛詩疏

卷之二十六

及古司



歸然則周公之歸在攝政三年東山勞歸士之時經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明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則東征三年而後歸既歸乃大夫美之作東山也若然周公以秋反而即東征必是秋冬遣兵而東山經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秋冬行而云新合昏者周公悅勞歸士言其新昏也非是六軍之士皆新昏設令發兵之前一二年為昏猶是新昏不必以起兵之月始為昏也破斧經稱東征則是征時之事其作必是東山之前未知定是何年狼跋序云美周公也美不失其聖經云公孫碩膚言周公遜遁去位避成功也案書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周公致政之後蒲為太師是狼跋之作在致政之後也討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鴟鴞次之今鴟鴞次於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武與鴟鴞同年東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鴟鴞之下次伐柯九武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命皆顛倒不次者張融以為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毛

氏之意傳訓不明唯鴟鴞傳曰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二子謂管蔡以為鴟鴞之詩為管蔡而作然則毛解金縢之文其意皆異於鄭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毛以鴟鴞為管蔡而作則罪人斯得為得管蔡周公居東為東征也居東二年既為征伐則我之不辟當訓辟為法謂以法誅之如是則毛氏之說周公無避居之事矣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攝政為是喪中即攝為在除喪之後此不明耳王肅之說祖述毛氏傳意或如肅言王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



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肅意所以然者以家語  
 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又古文尚書武成篇云我文  
 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  
 未集孔安國據此文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後  
 劉歆班固賈逵皆亦同之肅雖不見古文以其先儒  
 之言必有所出本從先儒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  
 依大戴禮武王之年少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為文  
 王崩時武王年八十三也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故  
 至十三年伐紂武王八十七也金縢云武王既克殷  
 二年有疾者并數伐紂之年與疾年共為二年故云  
 伐紂明年有疾時武王八十八也禮記云武王九十  
 三而終是為伐紂後六年而崩也金縢云武王既喪  
 即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崩之後管蔡即  
 流言周公即東征也又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  
 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言武王崩三監叛  
 明武王崩後即叛周公即征可知故以為武王崩之  
 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也金  
 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殷殺管叔

也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堂位稱周公踐  
 天子之位六年制禮作樂故知三年歸制禮作樂至  
 六年而成也東征實三年金縢言二年者王肅於彼  
 注云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  
 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知管洛  
 邑作康誥召誥皆在七年者以召誥說營洛邑之事  
 洛誥說致政成王治於新邑之事明此二篇同是致  
 政之年作也康誥經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  
 新大邑於東國洛亦言洛邑之事明與召誥同時故  
 知三篇皆七年作也肅又云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  
 已三歲致政時年二十所以知者以周公居攝七年  
 而致政明是二十成人故致之耳致政之時成王年  
 二十逆而推之則攝政元年年十四武王崩年十三  
 三文王先武王十年而崩是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  
 歲也由此而驗之則武王崩之明年成王年十四其  
 年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東征之作七月也所以  
 作七月者王肅之意以為周公以公劉太王能憂念  
 民事成此王業今管蔡流言將絕王室故陳幽公之



東歸一作來歸

德言已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作此七月左傳季札見歌豳曰其周公之東乎則至東居乃作也居東二年既得管蔡乃作鴟鴞三年而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也大夫既美周公東歸喜見天下平定又追惡四國之破毀禮義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罭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也肅又云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不知猶在下何曰同時之作破斧惡四國而其辭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猶追而刺之所以極美周公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罭作在東山之後故編東山於前也狼跋美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進退有難而不失其聖當是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美其不失其聖耳最在後作故以為終此則王肅義耳未知傳意必然與否其識緯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及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及太子十八稱孟侯此等皆肅所不信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

居東都

○王業于况反又如字下同

疏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至艱難○正義曰作七月

詩者陳先公之風化是王家之基業也毛以為周公遭管蔡流言之變舉兵而東伐之憂此王業之將壞故陳后稷及居幽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緣致此王業之艱難之事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已今遭難亦欲勤修德教所以陳此先公之事將以比序已志經八章皆陳先公風化之事此詩主意於幽之事則所陳者處幽地陳先公公劉太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輒言后稷者以先公修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艱亦難也但古人之語字重耳無逸亦云不知稼穡之艱難與此同也鄭以為周公遭流言之變避居東都非征伐耳其文義則同○周公至東都○正義曰變者改常之名周公欲攝管蔡毀之是於攝事變改也金滕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

三詩流

卷八之一九

及古蜀

之



公 告

辟

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卽云居東二年是其避流言居東都也流謂水流  
 造作虐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之流言彼  
 注云管國名叔字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  
 周公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  
 流言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成王也我  
 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為德我反有欲  
 位之謗無怨於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  
 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是說避居之意也周公  
 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古者避辟扶亦反譬僻  
 皆同作辟字而借聲為義鄭讀辟為避故為此說  
 案鷓鴣之傳言寧云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毛  
 讀辟為避此入章皆是周公陳先公在幽教民周  
 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  
 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  
 婦子曰為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  
 辭首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計民之  
 所用食急於衣宜先陳耕田之事但耕種收歛終

年始畢每事及時然後能獲則禦一年之飢非時  
 日之用衣則不然唯是寒月所須又當及時營作  
 故蠶月條桑八月載績若此月不作則寒時無衣  
 事之濟否在此一月偏急於衣故首章上六句先  
 陳人以衣褐為急三之日以下五句陳人以穀食  
 為急故陳人耕鑿之事人之為衣絲帛為先故二  
 章言女功之始養蠶之事一章之中而再言春日  
 者此章先言執筐養蠶因論女心傷悲感物但傷  
 悲在蠶生之初陳之於求桑之下顛倒不順故更  
 本春日采蠶記傷悲之節所以再言春日也衣之  
 所用非絲卽麻春既養蠶秋當緝績絲帛染為玄  
 黃乃堪衣用故三章又陳女功自始至成也三章  
 旣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功之助取  
 皮為裘以助布帛冬月衣裳雖具又當入室避寒  
 故五章言將寒有漸閑塞宮室女功衣服之事旣  
 終矣乃說男女飲食之事黍稷麻麥男功之正故  
 六章先陳男功之助七章言男功之正首章已言  
 耕田之事故此章唯說收歛之事所以成首章也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古詩



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皆是先  
 公憂民之風教周公陳之以比序已志言已之憂  
 民憂國心亦然也民之大命在溫與飽八章所陳  
 皆論衣服飲食首章為其總要餘章廣而成之首  
 章上六句言寒當須衣做二章三章說養蠶緝績  
 衣服之事以充之首章下五句言耕稼飲食之始  
 故七章說治場納穀終事以充之論衣則舉  
 須衣之時論食不言須食之時者衣必寒時所須  
 故可舉寒為戒食則無一日而不須不可言須食  
 之時諸言衣裳避寒之事則引物記候言飲食耕  
 田之事則不記時候皆此意也卒章說饗飲之禮  
 獨言九月肅霜者饗飲之禮必農隙乃為故言肅  
 霜滌場以見農功之畢若其餘飲食則不得記時  
 故六章七章無記時之事絲麻布帛衣服之常故  
 蠶績為女功之正皮裘則其助四章箋云時寒宜  
 助女功言取皮為裘助女絲麻之功也黍稷菽麥  
 飲食之常故禾稼為男功之正菜果則其助六章  
 箋以鬱蕓及葵塞助男功又云瓜瓠之畜助養農

夫言取瓜瓠葵棗助男稼穡之功也女功之助在  
 四章男功之助在六章者二章三章是女功之正  
 故四章為女功之助七章是男功之正故六章為  
 男功之助欲令男女之功正助各目相近者也女  
 功之正及秋而止其助在成一月事有正後  
 故在正後也男功之正冬初止男功之助在於  
 夏秋事在正前故在正前也又養蠶時節易過恐  
 失其時殷勤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養蠶之事耕  
 稼者一年之事非時月之功民必趨時不假深戒  
 首章已言其始七章略言其終不復說其芟耨耘  
 耨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之正多也絲麻之外  
 唯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之外果瓜之屬可食者  
 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女功助在正後  
 故五章女功助下言女功畢男功正在助後故七  
 章男功正下言男功畢男功正後猶有茅索之事  
 女功正後不言有事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  
 夜績則冬亦有績麻但言不備耳先公之教急於  
 衣食四章之末說田獵習戎卒章之初說藏冰禦







七月至至喜。毛以為周公云先公教民周備民奉上命於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將寒之漸至九月之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九月之中若不授冬衣則一之日有厲發之寒風二之日有栗烈之寒氣此二日者大寒之時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其歲乎故至八月則當績也又幽人從君之教三日之於於是始修耒耜四之日悉皆舉足而耕其時我耕者之婦子奉饋食餉彼南畝之中耕作事田畯來至見其勤於農事則歡喜也幽公憂念民事教之若此周公言已憂民亦與之同故陳之也。鄭唯田畯至喜言田畯來至農夫為設酒食為異餘同。○大火至冬衣。正義曰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哀十二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思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謂火下為流故云流下言六月昏見而中則流下也可以授冬衣者謂衣成而授之。○大火至所在。正義曰昭三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大火星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

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天暑退是火為寒暑之候事也知此兩月昏旦火星中者月令季夏昏火星中六月既昏中以衝反之故十二月旦而中也若然六月之昏火星始中而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云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所以五月得火星中者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為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為中故尚書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堯典四時言中星者春夏交舉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昴故注云星鳥鶉火之方星火大火之屬虛玄武中虛宿也昴白虎中宿也以其東方南方皆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星昴星居其中每時總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耳其實仲夏之月大火之次亦未中也是鄭以日永星火大火之次與此火之

卷八十一

卷八十一

及左蜀



心星別。○傳一之至寒氣。○正義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辨之。言一之日者，乃是十分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既解一二之意，又復指斥其一之日者，周之正月，謂建子之月也。二之日者，殷之正月，謂建丑之月也。下傳曰：三之日夏之正月，謂建寅之月也。正朔三而改之，既言三正事終，更復從周為說，故言四之日周之四月，即是夏之二月，建卯之月也。此篇說文自立一體，從夏之十一月至夏之二月，皆以數配日而言之。從夏之四月，至於十月，皆以數配月而稱之。唯夏之三月，特異常例，下云春日遲遲，蠶月條桑，皆是建辰之月，而或曰或月，不以數配，參差不同。老蓋以日月相對，日陽月陰，陽則生物，陰則成物，建子之月，純陰已過，陽氣初動，物之芽蘖將生，故以日稱之。建巳之月，純陽用事，陰氣已萌，物有秀實成者，故以月稱之。夏之三月，當陰陽之中，處生成之際，物生已極，不可以前，不得言五之日，物既未成，不可以類後，不得稱三月，故日月並言，而不以數配，見其

異於上下四章箋云：物成自秀，萋始明，以物成，故稱月也。稱月者，由其物成，知稱日由其物生也。若然，一之日二之日，言十之餘，則可矣。而三之日四之日者，乃是正月二月十數之餘，則初始不以為一二，而謂之三，四者，作者理有不通，辭無所寄。若云一月二月，則羣生物未成，更言一之二，則與前無別，以其俱是陽月，物皆未成，故因乘上數，謂之三四，明其氣相類也。春秋元命包曰：周人以十一月為正，殷人以十二月為正，夏人以十三月為正，建寅之月，乃是十月之初，亦乘上以為十三，與此同也。四月云：冬日烈烈，飄風發發，以發是風，故知烈是氣，故以發為寒風，栗烈為寒氣，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故異其文。○傳：毛至當績。○正義曰：毛布用毛為布，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為之，賤者所服，卒終釋詁文，言此二陽之月，大寒之時，無衣無褐，不可終歲，是故八月則當績，衣事絲蠶為重，箋不云蠶月，則當蠶，而言時蠶事已過，唯績可以當之，且下章蠶事，別言流火。



故不以蠶事屬此。○**傳**三之至大夫。○正義曰：于訓於三之日，於是始修耒耜。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然則修治耒耜當以季冬之月，舉足而耕，當以孟春之月者。今言幽人以正月修耒耜，二月始耕，故云。幽土晚寒，鄭志答張逸云：晚溫亦晚寒，是寒晚溫亦晚，故修耒耜始耕，皆校中國一月也。易鼎卦注云：無事曰趾，陳設曰足，對文則為小異，散則趾足通名。訓趾為足，耕以足推，故云無不舉足而耕，無不者言其人人皆然也。饁饋釋詁文，孫炎曰：饁野之餽，釋言云：峻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耆夫是也。然則此官選俊人主田，謂之田峻，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為大夫也。案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遂餘地自三百里以外，天子使大夫治之，或於田農之時，特命之主其田農之事，以周禮無田峻正職，故直云田峻。田大夫春官籥章，掌擊土鼓以樂田峻。鄭司農云：田峻古之先教田之官者，但彼說祈年之祭，知為祭先教者，傳不解至喜之義，但毛無破字之理，不

如

於

得以為酒食，當謂田峻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傳**喜讀至成之。○正義曰：箋以田峻至喜，文承饁彼之下，若是喜樂其事，便是言其餽食，非復悅其勤勞，何當於饁彼之下而說田峻喜乎？饁既是食，明喜亦是食，故知喜讀為饁。饁酒食，釋訓文：李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孫毓云：小民耕農，妻子相饁，雖有冀缺迎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為辱身就耕？民公姬壘之，本旨斯不然矣。飲食之事，禮之所重，大夫之勸迎，周公籥豆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授之以飧，何獨田峻之尊，不可為之設食也？說其為設酒食，言民愛其吏耳，何必大夫皆仰田間食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云**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作此。**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傳**倉庚，離黃也。懿，筐也。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



白一作皤

蟠蒿音婆

詩言

卷八之一

淵淵

以桑云載之言則也陽温也温而倉庚又鳴可蠶

之候也桑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離本亦作鷲

穉直吏反春日遲遲采蘋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

同歸遲遲舒緩也蘋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

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

及與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云春

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

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

苦而生此志是謂幽風祁巨之反一音同歸

毛以為七月之中有流下者火星也民知將寒之候  
九月之中則可以授冬衣矣又本其趨時養蠶春日  
則以温矣又有鳴者是倉庚之鳥也於此之時女人  
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道於是求柔穉之桑以養  
新生之蠶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  
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蘋以生蠶者祁祁然而衆多  
於是之時女子之心感蠶事之勞苦又感時物之變  
化皆傷悲思男有欲嫁之志時幽公之子躬率其民  
共適田野此女人等始與幽公之子同時而來歸於家  
○鄭唯下句異言始與幽公之子同有歸嫁之志餘  
同○倉庚至以桑○正義曰倉庚一名離黃即葛  
覃黃鳥是也懿者深邃之言故知懿筐深筐行訓為  
道也步道謂之徑微行為牆下徑五畝之宅樹之以  
桑孟子文引之者自明牆下之意○遲遲至時歸  
○正義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故為舒緩計春秋  
漏刻多少正等而秋言淒淒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  
感人不同張衡西京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  
則人遇春暄則四體舒泰春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

毛詩

卷八之一

淵淵



是一作非

昭昭

毛言疏 卷八之一 泃

遲緩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景四體褊躁不見日行  
 急促唯覺寒氣襲人故以淒淒言之淒淒是涼遲遲  
 是暄二者觀文似同本意實異也釋草云繁縟蒿孫  
 炎曰白蒿也傳於采繁云縟蒿也此云白蒿變文縟  
 曉人也今定本云縟蒿也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  
 之傷悲感事苦感養蠶之事苦既感事苦又感陽氣  
 故傳明其二感之意春則女悲秋則士悲感其萬物  
 之化故所以悲也因有女悲遂解男悲言男女之志  
 同而傷悲之節異也釋詁云殆始也說者皆以為生  
 之始然則殆始義同故為始也及與釋詁文諸侯之  
 子稱公子言與公子同歸則公子時亦適野故幽公  
 之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春女至幽風○正義曰  
 箋又申傳傷悲之意女是陰也男是陽也秋冬為陰  
 春物得陽而生女則有陰而無陽故春女感陽氣而  
 思男春夏為陽秋物得陰而成男則有陽而無陰故  
 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由其萬物變化故所以思見  
 之而悲也婦人謂嫁為歸經於傷悲之下即言與公

設

子同歸是說女之思嫁不得為公子率民故易傳以  
 言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得嫁焉雖貴賤有  
 異感氣則同故與公子同有歸嫁之意雖感陽氣使  
 然亦是感蠶事之苦而生此志申傳感二事之意也  
 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  
 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此章所言是謂幽國  
 之風詩也此言是幽風六章云是謂幽雅辛章云是  
 謂幽頌者春官籥章云仲春晝擊土鼓吹幽詩以迎  
 暑仲秋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幽雅  
 擊十鼓以樂田畷國祭蜡則吹幽頌以息老物以周  
 禮用為樂章詩中必有其事此詩題曰幽風明此篇  
 之中當具有風雅頌也別言幽雅頌則幽詩者是  
 幽風可知故籥章注云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是  
 有幽風也且七月為國風之詩自然幽詩是風矣既  
 知此篇兼有雅頌則當以類辨之風者諸侯之政教  
 凡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此章女心傷悲乃是民  
 之風俗故知是謂幽風也雅者正也王者說教以正  
 民作酒養老是入君之美政故知獲稻為酒是幽雅

毛詩疏 卷八之一 泃



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男女之功俱畢無復飢寒之憂置酒稱慶是功成之事故知朋酒斯饗萬壽無疆是謂頌也籥章之注與此小殊彼注云幽詩謂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之歌其類言寒暑之事則首章流火燻發之類是也又云幽雅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邦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則亦以首章為幽雅也又云幽頌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釀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兼以獲稻釀酒亦為幽頌皆與此異者彼又觀籥章之文而為說也以其歌幽詩以迎寒迎暑故取寒暑之事以當之吹幽雅以樂田竣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吹幽頌以息老物故取養老之事以當之就彼為說故作兩解也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者周召陳王化之基未有雅頌成功故為風也鹿鳴陳燕勞羣臣之事文王陳祖考天命之美雖是天子之政未得功成道洽故為雅天下太平成功告神然後謂之為頌然則始為風中為雅成爲頌言其自始至成別

故為三體周公陳幽公之教亦自始至成述其政教之始則為幽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為幽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為幽頌故今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也言此幽公之教能始王業成功故也

八月萑葦

傳萑為萑葦葦為葦豫畜萑葦可以為曲也

云將言女功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

反藪玉患反葦音加畜本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

遠揚猗彼女桑

傳斨方登也遠枝遠也揚條揚也角

而束之曰猗女桑萸桑也

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

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



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傳**

鳴伯勞也

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

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傳**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

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凡染者春暴

練夏纁玄秋染夏為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也

**圭**覓反字林工役反纁許**傳**七月至子裳○正義曰

云反暴蒲卜反染如琰反**傳**言七月流下者火星也

民知將寒之候八月苴葦既成豫畜之以擬蠶用於

養蠶之月條其桑而采之謂斬條於地就地采之也

猗束彼女桑而采之謂柔穉之桑不枝落者以繩猗

束而采之也言民受先公之教能勤蠶事也蠶事既

畢又須績麻七月中有鳴者是鳴之鳥也是將寒之

候八月之中民始績麻既又染纁則染為玄則染為

黃云我朱之色甚明好矣以此朱為公子之裳也績

麻為布民自衣之玄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為公子

裳皆是衣服之事雜互言之也○**傳**龍為至為曲○

正義曰釋草云莢龍樊光云莢初生蔥息理反駢色

海濱曰龍郭璞曰似葦而小又云葦華舍人口葦一

名華樊光引詩云彼茁者葦郭璞曰即今蘆也又云

葦蘆郭璞曰葦也然則此二草初生者為莢長大為

龍成則名為葦初生為葦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小

大之異名故云龍為葦葦為蘆此對文耳散則通矣

兼葦云白露為霜之時猶名葦行葦云敦彼行葦夏

時已名葦也月令季春說養蠶之事云具曲植筐筥

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葦葦為之下句言蠶事則

葦葦為蠶之用故云豫蓄葦葦可以為曲也○**傳**將

言至於此○正義曰養蠶女功之始衣服女功之成

上章止言蠶生之事故箋云女功之始此章并說為



釋名曰折戕也所伐皆戕毀也言遠枝遠者謂長枝  
 去人遠也揚條揚者也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  
 故枝落之而采取其葉襄十四年左傳云譬如捕鹿  
 吾人角之諸戎椅之然椅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  
 云角而束之曰椅女是人之弱者故知女桑桑言  
 柔弱之桑其條雖長不假枝落故束縛而采也集注  
 及定本皆云女桑桑桑取周易枯陽生蕘之義蕘是  
 葉之新生者○**○**鵙伯至纏裳○正義曰鵙伯勞釋  
 鳥名李巡曰伯勞一名鵙於光曰春秋云少皞氏以  
 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  
 璞曰似鵙而大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  
 應陰氣之動陽氣為仁養陰為殺殘賦伯勞蓋賊害  
 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陳風云不績其麻  
 績緝麻之名八月經事畢而麻事起故始績也玄黑  
 而有赤謂色有赤黑雜者考工記鍾氏說染法云三  
 入為纁五入為緋七入為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  
 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緇今禮記作爵言如爵弁色也  
 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者在緇緇之間其

六入者與染法互入數禮無明文故鄭約之以為六  
 入謂三入赤三入黑是黑而有赤也士冠禮云爵弁  
 服纁裳注云凡染終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緋三入  
 謂之纁朱則四入矣以上染朱入數書傳無文故約  
 之以為四入也三則為纁四入乃成朱色深於纁故  
 云朱深纁也陰陽相對則陰闇而陽明矣朱色無陰  
 陽之義故以陽為明謂朱色光明也易下繫云黃帝  
 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為天坤為地天  
 玄地色黃故玄以為衣黃以為裳象天在上地在下  
 土記位於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  
 之義染色多矣而特舉玄黃故傳解其意由祭服尊  
 故也○**○**伯勞至者說○正義曰五月陰氣動而伯  
 勞鳴是將寒之候也月令仲夏鵙始鳴是中國正氣  
 五月則鳴今爾雅晚寒鳥初鳴之候從其鄉土之氣  
 焉故至七月鵙始鳴也此篇箋傳三云晚寒上言於  
 耜舉趾下云載纁武功唯校中國一月此獨校兩月  
 者幽處西北遠於諸華寒氣之來大率晚耳未必皆  
 與中國常校一月何則蠶月條桑八月其穫七月食



不

瓜八月剝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也既云同於中國不得齊授一月自然有大聯者得授兩月也王肅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之耳幽地大率晚寒箋傳略舉三事又以月令授之幽地之寒晚於中國者非徒此三事而已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此云蠶月始鳴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此云十月隕穠月令季秋令民云寒氣總至其皆入室此云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月令季秋天子嘗稻此云十月獲稻月令仲秋云天子嘗麻此云九月叔苴月令季冬命取冰此云三之日納于凌陰皆是晚寒所致箋傳不說者已舉三事其餘後可知也上云三之日于耜言晚寒者猶寒氣晚至故耕田晚也七月鳴鵙言晚寒者謂溫氣晚則鵙鳴晚也上傳言晚寒則此箋當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溫其意言寒來既晚故順上傳奉晚寒以明晚溫耳孫毓以為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

用 日 為 貉

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疏之此言似欲有理但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獲稻乃晚於中國非是寒來早也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天官染人文彼注云暴練練其素而暴之纁玄者可以染此色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為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熟潤浸湛研之三月而後可以考功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翟為飾夏翟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為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各引此者證經載玄載黃謂以夏二染之非八月染也實有夏而文承八月之下者以養蠶績麻是造衣之始故先言之染色作裳是謂衣之終故後言之計蠶績所得民亦自衣而特言公子裳厚重於其貴者故特說之以下于貉不言為民之裘而狐狸云為公子裘亦是厚於貴者與此同

傳

不榮而實曰秀萋萋草也蝻蟪也獲禾可獲也



曰秀

隕墜、蕪、落也。

**云**夏小正四月王萑莠、萑其是乎秀

夔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蕪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

候物成自秀、萑始。○萑於遙反、蜩徒彫反、穫戶郭反、下同、隕于敏反、蕪音託、蟬音唐、墜

直類反、萑音婦、**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于貉謂

取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云于**

貉、往搏貉以自為裘也、狐狸以其尊者、言此者、時寒

宜助女功。○貉戶各反、獸名、狸力之反、獸**二之日其**

**同載績、武功言私其豸、獻豸于公。**○績、繼功、事也、豸

一歲曰豸、三歲曰豸、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云其同**

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不用仲冬、亦臨地晚

寒也、豸生三曰豸。○豸子管反、豸子公、四月至于

豸、四月秀者、萑之草也、五月鳴者、蜩之蟲也、八月其

禾可穫刈也、十月木葉皆隕落也、此四物漸而成終

落、則將寒之候、時既漸寒、至大寒之月、當取皮為裘、

以助女功、一之日往捕貉、取皮、庶人自以為裘、又取

狐與狸之皮、為公子之裘、經麻不足以禦寒、故為皮

裘、以助之、既言捕貉、取狐、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

之時、君臣及其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常習之、

使不忘戰也、我在軍之士、私取小豸、獻大豸於公、戰

鬪、不可以不習、四時而習之、兵事不可以空、設田獵

蒐、狩以閑之、故因習兵、而俱出田獵也、美先公禮教

備矣。○不榮至、蕪落、正義曰、釋草云、華榮也、木

謂之華、李巡曰、分別異名、以曉人、則彼以英、秀對文、

故以英為不實、秀為不榮、出車云、黍稷方華、生民說

毛詩疏

卷八之二 三

及古詩







馬云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爰舍遂以苗田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皆因習兵而田獵也禮云仲冬此言二之日即是季冬也不用仲冬者商地晚寒故習兵晚也四時皆習兵而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闕禮備故也豕生三日縱釋獸文箋既易傳不以縱為一歲之名則豕亦非三歲之稱釋獸釋鹿與麋皆云絕五月斯螽動有力麋箋意蓋以麋為鹿麋有力者也

**五月斯螽動**  
**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傳斯螽螞蟻也莎鷄羽成而振訊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

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螽音終又素和反沈云舊多作沙今作莎音素何反宇屋四垂為宇韓詩云宇屋雷也蟋音悉蟀所律反螞相容

反又相工反蟋相魚反又相呂反訊音信本又作迅同卒蒼沒反  
**窀窳室寒也向北出牖也墼塗也**  
窀起弓反室珍悉反徐得悉反熏許云反寒向如字北出牖也韓詩云北向窻也墼音觀牖音酉葦音必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云曰為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躑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窀窳墼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  
○曰為上音越下音于偽反一讀上而實反下如字漢書作聿為  
正義曰言五月之時斯螽之蟲搖動其股六月之中莎鷄之蟲振訊其羽蟋蟀之蟲六月居壁中至七月則在野田之中八月在堂宇之下九月則在室戶之內至于十月則蟋蟀之蟲入於我之牀下此皆將寒



之漸故三蟲應節而變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穿塞其室之孔穴燕鼠令出其窟塞北出之嚮塗塗荆竹所織之戶使令室無隙孔寒氣不入齒人又告妻子言已穿室墮戶之意嗟乎我之婦與子我所以為此者口為吹歲之後發栗烈大寒之時當入此室而居處以避寒故為此也○斯蝨至訊之○正義曰斯蝨一名莎雞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又曰樛雞陸璣疏曰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是也○自七月至卒來○正義曰以入我牀下是自外而入在野在宇在戶從遠而至於近故知皆謂蟋蟀也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下者以人之牀下非蟲所當入故以蟲名附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也戶字言在牀下言入者以牀在其上故變稱入也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穿窮至算戶○正義曰室塞釋言文以室是塞故穿為窮言窮盡塞其窟穴也士虞禮云祝啓牖嚮

為

注云嚮牖一名也明堂位注云嚮牖屬北為寒之備不塞南窻故云北出牖也備寒而云墮戶明是用泥塗之故以墮為塗也所以須塗者庶人葦戶儒行注云算戶以荆竹織門以其荆竹通風故泥之也○口為至功止○正義曰月令云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經穿室墮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云曰為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故改正朔者以建子為正歲亦莫止謂十月為莫是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歲之後方始入室若總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為終歲寒氣未過是謂未終故上言無衣無褐不得終歲謂度寒至春二者意小異也言入室者夏秋以來亦在此室欲言避寒之意故云入室耳非是別有室也從養蠶而至此時一歲之女功止故告婦子令之入室避寒也

六月食鬱及萸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

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鬱棣屬萸萸莫也剝擊也



豪一作毫 下

春酒凍醪也眉壽豪眉也

**箋**云介助也既以鬱奠及

寮助男功又獲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幽

雅○奠於六反亨音庚反菽音叔本亦作叔藿也剝

反凍丁貢反醪老普卜反注同介音界棟大計反奠於盈反或於耕

茶薪樗食我農夫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

木也云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茶之菜惡木之薪

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瓜古花反字或加草非

反又他胡反食音嗣瓠戶首七餘反茶音徒樗勅書

故反拾音十糝素感反此鬱奠言食則葵菽及

煮乃食棗當剝擊取之各從所宜而言之其實皆是

叔一作叔

功 州

右

食也獲稻作酒云以介眉壽主為助養老人則農夫

不得飲之其鬱奠葵棗瓜瓠農夫老人皆得食之其

茶樗云食我農夫則老人不食之矣○鬱棟至豪

盾○正義曰鬱棟屬者是唐棟之類屬也劉瓛毛詩

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

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棟生高山川谷

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棟則與棟相類故云棟

屬奠奠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

中有市下李三百一十四株奠李一株車下李即鬱

奠李即奠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奠也棗須就

樹擊之所以剝為擊也春酒凍醪者醪是酒之別名

此酒凍時釀之故稱凍醪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云

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云事酒今之醪酒

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醕者也清酒今之中

山冬釀接夏而成者然則春酒即彼三酒之中清酒

也人年老者必有毫毛秀出者故知眉謂豪眉也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古



毛詩

卷八之一

沈氏

唯助養老故辨之以黍稷菽麥為正男功果實菜茹為助男功非是女助男也。○**瓠**瓠至惡木。○正義曰以壺與食瓜連文則是可食之物故知瓠為瓠謂此瓠可食就蔓斷取而食之說文云叔拾也亦為叔伯之字喪服注云苴麻之有實者也然則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樗唯堪為薪故云惡木此經食瓜則斷瓠拾麻亦食之也。茶以為菜樗以為薪各從所宜而立支耳。下章納穀有麻在男功之正此說男功之助言叔苴者以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羹菜其在田收穫者猶納倉以供常食也。**九月築場圃**春夏為圃秋冬為場。○云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為場。○**十月納禾稼**反下同本又作場場依字失陽反今亦宜直羊反圃布也反一音布如豫反。

**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後熟曰重先熟曰穋。○云納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十月納禾稼**反下同本又作場場依字失陽反今亦宜直羊反圃布也反一音布如豫反。

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困倉也。○重直容反注同先種後熟曰重又作種音同。

說文云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種執之字今人亂之已久。○**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或從麥後種先熟曰種困丘倫反。

**傳**入為上出為下。○云既同言已聚也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功畢。○上時掌反注。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宵夜綯絞也。○云爾女也。

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索素落反綯徒刀。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乘升也。○云亟急。

乘治也七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外其始播百

毛詩

卷八之一

沈氏



穀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亟紀力反。○九月至百  
 爲此章說農夫作事之終。故言九月之時。藁場於圃  
 之中。以治穀也。十月之終。納禾稼之所。收獲者黍稷  
 重穰。禾麻菽麥之等。納之於困倉之中。粟既納倉。則  
 農事畢了。民嗟乎我農夫之等。我之稼穡既已積聚  
 矣。野中無事。可以上入都邑之宅。執治於宮中之事  
 宮中所治。當是何事。卽相謂云。書曰。爾當往取茅草  
 夜中。爾當作索綯。以待明年蠶用也。汝又當急其升  
 上野廬之屋。而修治之。以待耘耨之時。所以止息以  
 幽公。又其始爲民播種百穀之故。而祈祭社稷。田事  
 不久。故豫修廬舍。美農人趨時也。○鄭唯以乘爲治  
 謂急治野屋。爲異餘同。○春夏至爲場。○正義曰。  
 地官載師云。場圃在園地。注云。圃樹果蔬之屬。季秋  
 於中爲場。樊圃爲之。園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  
 內之地。種樹菜果。則爲之圃。踐禾稼。則謂之場。故  
 言春夏爲圃。秋冬爲場。東山云。町疇鹿場。是謂踐踐  
 之名。○種菜茹者。丞民云。柔亦不茹。茹者。咀嚼之

名以爲菜之別稱。故書傳謂菜爲茹。○後熟至曰  
 穆。○正義曰。後熟者。先種之先熟者。後種之故。天官  
 內宰鄭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穆。  
 相傳爲然。無正文也。○納內至困倉。○正義曰。宅  
 在都田。在野上言場。此言納。故知納是治於場。而內  
 於舍也。苗生既秀。謂之禾。種殖諸穀。名爲稼。禾稼者  
 苗幹之名。此言納禾稼。謂納於場。但旣言治於場。遂  
 內於倉。下句唯言旣同。不見納倉之事。故箋連言之。  
 耳。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也。非徒黍稷重  
 穰。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菰粱之輩。皆云爲禾。麻與菽  
 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  
 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也。○旣同至功畢。○  
 正義曰。旣納困倉。已足聚矣。言治宮中之事。則是訓  
 功爲事。經當云。執於宮。公本或公在官上。誤耳。今定  
 本云。執宮功。不爲公字。於是男之野功畢。宮內之事  
 則禾畢。故入之。執於宮功。○絢絞。○正義曰。釋言  
 文李巡曰。絢繩之絞也。○乘升。○正義曰。乘車是  
 升其上。其乘屋亦升其上。故爲升也。○亟急至公



得

社○正義曰亟急釋言文以民治屋不應直言升上而已故易傳以乘為治下句言其始播百穀則乘屋亦為田事且上云塞向墜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播種百穀乃是明年之事今於十月之中則是預有所營與播種者為始與穀為始不過祈祭社稷故知其始播百穀祈來年百穀於公社治屋者民自治之祭社者則公為之祭非民祭也所以二句得相成者以民所以治屋者見公家祭社為祈來年播種百穀故民亦治屋為來年鋤耘而止舍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牲社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宗謂日月星辰大割大殺羣牲割之臘謂以田獵所謂禽祭五祀門戶中霤竈行或言祈年或言大割牲或言徵五文是十月之時為民祈來年百穀也月令天子之事故云祈於天宗此陳邨公之政指言公社以請候之事不得祭天故也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腹一作複

客

以

賤

三

掃也

州

冰盛水腹則命取冰於山林冲冲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周禮凌人之職夏頒冰掌事秋刷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鑿在洛反冲直反又音陵說文作賤音凌蚤音早非音九字或加草非腹音福輓徒歷反祭司寒本或作祭寒朝之直遙反刷所劣反爾雅云清也至倉云掃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

**日殺羔羊**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場功畢入

左昭四年有藏冰之事亦以祭寒而藏之杜亦云司寒



人廷

光

兕

彭

毛詩

卷之二

泂

也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

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間於政事而饗

羣臣○條直歷反埽七曰音越或躋彼公堂稱彼兕

觥萬壽無疆○傳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眾也疆竟也

云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

壽無竟是謂爾頌○躋子兮反升也兕徐履反本或

反或音注為境非○說二之日至無疆○毛以為幽公

校戶教反樂音洛○說二之日至無疆○毛以為幽公

冲然三之日之時納于凌陰之中四之日其早朝獻

黑羔於神祭用韭菜而開之所以禦暑言先公之教

寒暑有備也又九月之時收縮萬物者是露為霜也

十月之中埽其場上粟麥盡皆畢矣於是設兩樽之

朋酒斯為飲酒之饗禮其牲用犬若有大夫來至則

相命曰當殺羔羊尊大夫故特為殺羊也乃升彼公

堂序學之上舉彼兕觥之爵以誓告眾人使無違於

禮於是民慶幽公使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之時美

先公禮教周備為民所慶賀也鄭以為朋酒斯饗民

事畢國君問暇設朋輩之尊酒斯饗勞羣臣作大飲

之禮曰殺羔羊以為殺羞羣臣皆升彼公堂之上有

司乃舉彼兕觥以誓羣臣使無犯禮者羣臣於是慶

君使君萬壽無疆餘同○傳冰盛至冰室○正義曰

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注云腹堅

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昭四年左傳說藏

冰之事云深山窮谷於是乎取之是於冰厚之時命

取冰也左傳言取冰於山耳此兼言林者以山木曰

林故連言之冲冲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納於凌

陰是藏冰之處故知為冰室也按天官凌人云正歲

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凌冰室也三之者為

毛詩

卷之二

泂

消釋度也杜子春云三其凌者三培其冰此言凌陰

始得為凌室彼直言凌此亦得為凌室者凌冰一物

及古



既云斬冰而又云三其凌則是斬冰三倍多於凌室之所容故知三其凌者謂凌室不然單言凌者止得為冰體不得為冰室也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者鄭答孫皓云幽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族用事陽氣出地始温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言由寒晚得晚納冰依禮須早開故也月令孟春律中大族二月律中夾鐘言二月大族用事者以大族為律夾鐘為呂呂者助律宣氣律統其功故雖至二月猶云大族用事○禮古者至教備○正義曰自於是乎用之以上皆昭四年左傳文彼說藏冰之事其末云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與此同故其引之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昂也孫炎曰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為中也西方之宿昂為中然則日在北陸謂日體在北方之中宿是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劉歆三統歷術十二月小寒節日在女入度大寒中日在危一度是大寒前一日日猶在虛於此之時可藏冰也西陸朝覲而出之謂日行已過於昂星

在日之後早朝出現也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昂星之界已十二度昂星得朝見也於此之時可出冰也祭司寒而藏之還謂建丑之月祭主寒之神而藏此冰也獻羔而啓之謂建卯之月獻羔以祭主寒之神開此冰也二月開冰君始用之未賜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服虔云祿位謂大夫以上賓客食喪有祭祭祀是其普用之事也服虔以西陸朝覲而出之謂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服說如此知鄭不與同者以鄭答孫皓曰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水是也鄭以西陸朝覲謂四月與服異也鄭意所以然者以西陸為昂爾雅正文西陸朝覲當為昂星朝見不得為奎星見也故知出之為四月賜非二月初開也傳下句別言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乃謂十二月初藏之二月初開之耳傳言祭司寒而藏之不言司寒箋引彼文加司字者彼

三寺流

卷之二

及古



文上句云以享司寒下句重述其事略其司字箋以  
 經有藏冰獻羔二事故略引下句以當之不引上句  
 故取上句之意加司字以是之服虔云司寒司陰之  
 神玄冥也將藏冰致寒氣故祀其神鄭意或亦然也  
 箋又引其出之以下者解此藏冰之意言為此頒冰  
 故藏之也傳文其出之也在司寒之上此引之倒者  
 以其不證經文故退令在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  
 開冰先薦寢廟月令文也彼作鮮羔注云鮮當為獻  
 此已破引之證經獻羔之事在二月也祭非者蓋以  
 時非新出故用之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新物故  
 薦之也周禮凌人之職夏班冰掌事秋刷天官凌人  
 文彼注云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為之刷清也秋  
 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也按傳以啓之下云火出  
 而畢賦又云火出於夏為三月則是三月頒冰周禮  
 言夏頒冰者凡言時事總舉天象不可必以其月也  
 以三月火始見四月則立夏時相接連冰以暑乃賜  
 之故當在於四月是火出之後故傳以火出言之上  
 章蠶績裳裘是備寒之事故此章又說藏冰是備暑

之事言后稷先公禮教備也以序言后稷故兼言也  
 ○**○**肅縮至羔羊○正義曰肅音近縮故肅為縮也  
 霜降收縮萬物言物乾而縮聚也月令季春行冬令  
 則草木皆肅注云肅謂枝葉縮束亦謂縮聚乾燥之  
 意也洗器謂之滌則是淨義故為埽也在場之功畢  
 已入舍故滌埽其場朋者輩類之言此言朋酒則酒  
 有兩樽故言兩樽曰朋埽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  
 民自飲酒故言饗禮者鄉人飲酒以狗為牲大夫與  
 焉則加以羔羊言曰殺羔羊是鄉人見大夫而始發  
 此言故稱曰也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  
 事重故以饗言之諸說用樂之事云饗賓或上取鄉  
 飲酒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進取是鄉飲酒  
 之禮得稱饗也此鄉人用狗殺羊謂黨正飲酒於序  
 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  
 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  
 注云正齒位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  
 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鄉人雖為鄉大夫  
 必來觀禮是鄉人飲酒有大夫與之也鄉飲酒禮自



他亡右

是三年賓賢能之禮而黨正飲酒之禮亦與之同鄉飲酒經云尊兩壺於房戶之間有玄酒是用兩樽也記云其牲狗注云狗取擇人是狎人以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羊是行禮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大夫加以羔羊也此實黨正飲酒正有一黨之人傳言鄉人者以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故也鄉飲酒義注云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是解黨正飲酒得稱鄉人之意也○十月至羣臣○正義曰箋以下云躋彼公堂是升君之堂萬壽無疆是慶君之辭又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故易傳以為斯饗謂國君閉於政事而饗羣臣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其禮云烝謂特牲體謂為俎引此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幽頌大飲之詩是鄭以天子諸侯自有大饗羣臣之禮故不為鄉飲酒也言別於燕禮小於大飲燕禮上設六尊此言朋酒者設尊之法每兩尊兼設故云朋耳非謂國君大飲唯兩尊

也燕禮云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瓦大夫尊兩圓壺是尊皆兩兩對設之也按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於燕禮故用羊也○公堂至疆竟○正義曰傳以朋酒斯饗為黨正飲酒之禮按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公堂學校謂黨之序學也謂之公堂者以公法為學故稱公耳天官酒正云凡為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鄉人之事得稱公也兕觥者罰爵此無過可罰而云稱彼故知舉之以誓戒眾人使之不違禮疆是境之別各言年壽長遠無疆畔也定本竟作境○於饗至幽頌○正義曰箋以斯饗為國君大飲之禮以正齒位故因是時而誓焉使羣臣知長幼之序令之不犯禮也月令注云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則此公堂謂之太學也知在太學亦正齒位者以國君大飲與黨正飲酒皆農隙而為俱教孝弟之道黨正於序學知國君於大學黨正飲酒為正齒位知國君飲酒亦正齒位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毛詩註疏卷第八

八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

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

欲攝政之意也○鴟鴞上尺之反下吁橋反鴟鴞鳥也遺唯季反本亦作貽此從尚書本

也鴟鴞四章章五句至鴟鴞焉○正義曰此鴟鴞詩者周公所以救亂也毛以為武王既崩

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以毀周公又導武庚與淮夷叛而作亂將危周室周公東征而滅之以救周室



其

之亂也於是之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  
 之志疑有將篡心益不悅故公乃作詩言不得  
 誅管蔡之意以貽成王名之曰鴟鴞焉經四章皆  
 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鄭以為武王崩後三年周  
 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乃避之出居於東都  
 至明年乃為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罰  
 殺無辜是為國之亂政故周公作詩救止成王之  
 亂於時成王未知周公攝政成周道之志多罪  
 其屬黨故公乃為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  
 之意以怡悅王心名之曰鴟鴞焉四章皆言不宜  
 誅殺屬臣之意定本貽作遺字則不得為怡悅也  
 ○未知至之意○正義曰金縢云武王既喪管  
 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  
 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  
 東二年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  
 鴟鴞注云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  
 皆奔今二年盡為成王所得怡悅也周公傷其屬

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  
 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今幽風鴟鴞也鄭讀辟為避  
 以居東為避居於時周公未攝故以未知周公之  
 志者謂未知其欲攝政之意訓怡為悅言周公作  
 此詩欲以救諸臣悅王意也毛雖不注此序不解  
 尚書而首章傳云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則此  
 詩為誅管蔡而作之此詩為誅管蔡則罪人斯得  
 謂得管蔡也周公居東為出征我之不辟欲以法  
 誅管蔡既誅管蔡然後作詩不得復名為貽悅王  
 心當訓貽為遺謂作此詩遺成王也公劉序云而  
 獻是詩此云遺者獻者臣奉於尊之辭遺者流傳  
 致達之稱彼召公作詩奉以戒成王此周公自述  
 已意欲使遺傳至王非  
 奉獻之故與彼異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傳

興也鴟鴞鸛鳩也無

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



喻用

室云重言鴟鴞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丁寧之也  
 室猶巢也。鴟鴞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踰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誅公，此之由然。○鷦乃丁反，郭音寧，鳩音決，鷦鳩似黃雀，而小，俗呼之巧婦，重直州反，太平音。  
 秦，禮本又作孺，如恩斯勤斯嚮子之閔斯  
 住反，讀在笑反。

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

云鴟鴞之意，毀勤於此，稚

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喻諸臣之

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

○嚮由六反，徐居六反，一云賣

也。賜鴞至閔斯。○毛以為周公既誅管蔡，王意不悅，故作詩以遺王，假言人取鴟鴞子者，言鴟鴞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巢室，以其巢室積日累功，作之攻堅，故也以興周公之意，如何乎？其意寧亡管蔡無能留管蔡，以毀我周室，以其周室自后稷以來，世修德教，有此王基，篤厚堅固，故也。又言管蔡罪重，不得誅之意，周公言已甚愛此，甚惜此，二子但為我稚子，成王之病，以此之故，不得不誅之也。鄭以為成王將誅周公之屬，臣周公為之詩，言鴟鴞之意，如何乎？言人既取我子，幸無毀我室，以其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不欲見其毀損，以喻成王若誅此諸







手言正

卷之二

沈古閣

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斯不然矣按鄭注  
 全勝云傷於屬臣無罪將死箋云若誅殺之則鄭意  
 以屬臣雖為王得罪猶未加刑馬昭之言非鄭旨也  
 公以王怒猶盛未敢正言假以官位土地為鄭實欲  
 冀存其人非是緩大急細棄人求土鄭之此意亦何  
 過也○**傳**恩愛至成王○正義曰有恩必相愛故以  
 恩為愛釋言云鬻雅也郭璞曰鞠一作毓是當為雅  
 也閔病釋詁文言鬻子之病則謂管蔡作亂病此鬻  
 子故知鬻子成王也王肅云勤惜也周公非不愛惜  
 此二子以其病此成王則傳意亦當以勤為惜○**傳**  
 賜鴉至閔之○正義曰箋亦以此經為與恩之言殷  
 也以賜鴉之意殷勤於稚子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  
 於成王假言賜鴉之意愛惜巢室亦假言諸臣之先  
 臣愛惜土地皆假為之辭非實有言也箋云言取鴉  
 鴉子者惜稚子也則稚子謂巢下之民全勝注云  
 鬻子斥成王斥者經解喻尊猶言昊天斥王也**迨**  
**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牖戶****傳**迨及徹剝也桑

土桑根也

**傳**

云綯繆言纏綿也此鴉鴉自說作巢至

苦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

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

○迨音待徐又敕改反土音杜注同小雅同韓

詩作杜義同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被桑皮也音同綯繆上直雷反下莫侯反

今女下

民或敢侮予

**傳**

云我至苦矣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

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

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

○恚於季反**疏**迨天

子○毛以為自說作巢至苦言已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剝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成此室巢以喻先公先王亦世修其德積其勤勞乃得成其王業致此大功甚難若是今汝下民管蔡之屬何由或敢侮慢

註疏前後見其皆當  
倣此改

毛詩疏

卷之二五

及古閣



我周室而作亂乎故不得不誅之○鄭以為鴟鴞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剝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有積日累功乃得定此官位土地鴟鴞以勤勞之故惜此室巢今巢下之民寧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乎不欲見其毀損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甚惜此官位土地汝成王意何得絕我官位奪我土地乎不欲見其絕奪意欲恚怒之言鴟鴞之惜室巢猶先臣之惜官位土地鴟鴞欲恚怒巢下之人喻先臣亦有恨於成王王勿得誅絕之也○**傳**迨及至桑根○正義曰迨及釋言文徹即剝脫之義故為剝也取彼桑土用為鳥巢明是桑根在土剝取其皮故知桑土即桑根也王肅云鴟鴞及天之未陰雨剝取彼桑根以纏綿其戶牖以與周室積累之艱苦也下經無傳但毛以此詩為管蔡而作必不得同鄭為與王肅下經注云今者今周公時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傳意或然○**箋**我至至絕奪○正義曰箋以

檝榻一作檝榻

巢

乃

此為諸臣諂諂故亦為與巢下之民將毀其室故以欲恚怒之此是臣諂於君而欲恚怒者鴟鴞之恚怒喻先臣之怨恨**予手拮据予所將茶予所蓄租予口卒瘞****傳**拮据檝榻也茶萑苕也租為瘡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箋**云此言作之至苦故能攻堅人不得取其子○拮音吉又音結据音居韓詩云徒蓄勅六反本亦作畜租子胡反又作租如字韓詩云積也瘞本又作屠音徒檝京劇反本作戟榻俱局反說文云持也萑音**曰予未有室家****傳**謂我未有室家云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箋**予手至室家○毛以為鴟鴞言已作巢之苦予手檝榻其草予所將者是茶之草其室巢所用者皆是予

毛詩疏

卷之二十六

及古閣



之所蓄為予手口盡病乃得成此室巢用免大鳥之  
難喻周之先王亦勤勞經營乃得成此王業用免侵  
毀之患我先王為此室家勤苦若是管蔡之輩無道  
之人輕侮稚子弱寡王室乃為言曰我此稚子未有  
室家欲侵毀之故不可不誅殺也○鄭以為鴟鴞手  
口盡病以勤勞之故攻堅之故人不得取其子假有  
取其子仍不得毀其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以勤勞  
之故經營之故王不得殺其子孫假使殺其子孫仍  
不得奪其官位土地鴟鴞又言已所以勤勞為此室  
巢者曰予未有室家故勞力為此是以今甚惜之喻  
屬臣之先臣所以勤勞為此功業者亦由未有官位  
土地故勤力得此是以今甚惜之王若殺此諸臣不  
得奪其官位土地也○**拮据**至之難○正義曰說  
文云**楸**持楸謂以手爪搗持草也七月傳云蘆為  
荏此言荏若謂蘆之莠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茶茅秀  
然則茅蘆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也租訓始也物  
之初始必有為之故云租為也瘠病釋詁文經言予  
口卒瘠直是口病而已而傳兼言手病者以經言予

拮据言手予所將茶不言手則是瘠口也予所蓄租  
文承二者之下則手口並兼之上既言手而口又未  
見故又言予口卒瘠言口病明手亦病也且卒瘠謂  
盡病苦唯口病不得言盡故知手口俱病鴟鴞小鳥  
為巢以自防故知求免大鳥之難也○**謂**我未有  
室家○正義曰傳以曰者稱他人言曰則此句說彼  
作亂之意也予未有室家管蔡意謂我稚子未有室  
家之道故輕侮之上章疾其輕侮故此章言其輕侮  
之意也曰者陳其管蔡之言予者還周公自我也王  
肅云我為室家之道至勤苦而無道之人弱我稚子  
易我王室謂我**子羽譙譙子尾條條****傳**譙譙殺也條  
條蔽也云手口既病羽尾又殺蔽言已勞苦甚○  
字或作焦同在消反條素彫反

**搖子維音曉曉**

**傳**

翹翹危也曉曉懼也

**傳**

云巢之翹

注同殺色界反又所例反下同

**予室翹翹風雨所漂**



翹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以喻今我子孫不肖，故使我家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嘒嘒然，恐懼告愬之意。○翹，邪消反。漂，匹遙反。○子羽至嘒嘒，○毛以為

譙譙然而殺予尾，消消而敝，手口既病，羽尾殺敝，乃有此室巢，以喻先王勤修德業，勞神竭力，得成此王業。鴟鴞又言室巢雖成，以所託枝條弱，故予室今翹翹然而危，又為風雨之所漂搖，此巢將毀，予是以維音之嘒嘒然而恐懼，以喻王業雖成，今成王幼弱而為凶人所振蕩，周室將毀，故周公言已亦嘒嘒然而危懼，由管蔡作亂，使憂懼若此，故不得不誅之也。○鄭殺敝盡同，但所喻者別。喻屬臣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予孫不肖，使我家道危也。人為成王所漂搖，將誅絕之，我先臣是以恐懼而告急也。予維音嘒嘒，嘒嘒喻告訴之意也。○譙譙殺消消敝。○正義曰：此無正文也。以此言鳥之羽尾疲勞之狀，故知為殺

敝也。定本消消作脩脩也。○譙譙危嘒嘒懼。○正義曰：皆釋訓文。王肅云：言盡力勞病，以成攻堅之巢，而為風雨所漂搖，則鳴音嘒嘒然而懼，以言我周累世積德，以成篤固之國，而為凶人所振蕩，則已亦嘒嘒而懼。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成王既得金縢之



意

乃

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分別章意者。於是周公志伸美而詳之。○歸勞力報反。思息嗣反。女音汝。樂音洛。說音悅。下同。滕徒登反。別彼列反。伸。東山四章。章十二句。至東山乎。○正義曰。音身。作東山詩者。言周公東征也。周公攝政元年。東征三監。淮夷之等。於三年而歸。勞此征歸之士。莫不喜悅。大夫美之。而作是東山之詩。經四章。雖皆是勞辭。而每章分別意異。又歷序之一章言其完也。謂歸士不與敵戰。身體完全。經云。勿士行枚。言無戰陳之事。是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謂歸士在外。妻思之也。經說果贏等物。令人憂思。是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經說洒掃。室以待征人。是室家之望也。四章樂男女得以及時也。謂歸士將行。新合昏禮。經言倉庚于飛。說其成昏之事。是得其及時也。周公

與

之勞歸士。所以殷勤如此者。君子之於人。謂役使人民。序其民之情意。而閔其勞苦之役。所以喜悅此民也。民有勞苦。唯恐君上不知。今序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喜悅。忘其勞苦。古人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死者。其唯此東山之詩乎。言唯此東山之詩。可以當忘其死之言也。三年而歸。雖出於經。此三年之文。而總序四章。非獨序彼一句也。序所歷言。不序章首四句。以章首四句皆同。不得於一章說之。序其情。而閔其勞。其意足以兼之矣。歸士者。從軍士卒。周公親征。與將率同苦。以士卒微賤。勞意尤深。故意主美勞歸士。不言勞將率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是周易兌卦象辭。文古之舊語。此東山堪當之。故云其唯東山乎。○成王至詳之。○正義曰。金滕云。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王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唯朕小子。其親迎。注云。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征之歸。尊任之言。自新而迎。明是成王親迎之。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三詩疏

卷之三九

及古閣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為武庚監於殷國者也前流言於國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是三監管夷叛周公東伐之事也攝政元年即東征至三年而歸耳書序注云其攝二年時者謂叛時在二年非三年始東征也時實周公獨行言相成王者彼注云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已解矣意以成王蔽解故言相成王耳非與成王俱來也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此不言商奄者據書序之成文耳此序獨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志意伸本勞歸士之情丁寧委曲于夏美之而詳其事故分別章意而序之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惓惓言久也濛雨貌

云此四句者序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

蠋

杯

寘

下註釋  
文皆微

毛詩疏

卷之三十

及古閣

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惓惓徒

吐刀反濛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

莫紅反 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云我在東山常曰

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為于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傳士事枚微也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

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

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衛鄭音銜王戶剛反枚

於口為繯結於項中無行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傳蜎

戶剛反陳直震反又下同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傳蜎

蜎蜎貌桑蟲也烝寘也 云蠋蜎蜎然特行久處桑



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寘填塵同也音蜀丞之承反

寘音田又音珍一音陳字書云塞也大千反從穴下

真寘填塵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塵鄭云古聲

同按陳完奔齊以國為氏而史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

云敦敦然獨宿於車下此誠有勞苦之心回反注

**同**我祖至車下毛以為周公言我往之東山征

伐四國惛惛然久不得歸既得歸矣我來自東

方之時道上乃遇零落之雨其濛濛然汝在軍之士

久不得歸歸又遇雨是勞苦之甚周公既序歸士之

情又復自言已意我在東方言曰歸之時我心則念

西而悲何則管蔡有罪不得不誅誅殺兄弟慙見父

母之廟故心念西而益悲傷又言歸士久勞在外幸

得完全汝雖制彼兵服裳衣而來得無事而歸久勞

在軍無事於行陳銜枚言敵皆前定未嘗銜枚與戰

也又言雖無戰陳實其勞苦蝟蝟然者桑中之蝟蟲

又

幾恐辟字

謂

常久在桑野之中似有勞苦以興敦敦然彼獨宿之

軍士亦常在車下而宿甚為勞苦述其勤勞閔念之

定本云勿士行枚無銜字箋云初無行陳銜枚之事

定本是也○鄭唯我東曰歸二句言我軍士在東久

不得歸常言曰歸而不得歸我心則念西而悲言歸

士思家而悲餘同○此四至尤苦○正義曰此篇

皆言序歸士之情而獨云此四句者以此四句意皆

同故特言之卒章之箋又云凡先著此四句皆為序

歸士之情者以序分別章意嫌此四句意亦不同故

言凡先著此四句明四章意皆同也○公族至之

喪○正義曰幾法也謂以法得死罪文王世子云公

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公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

倫之喪無服親哭之注云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

掌田野之官縣而繼殺之曰磬素服於凶事為言於

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倫為親疏之比也不往弔為位

哭之而已是其事也傳言此者解周公西悲之意以

公族雖有死罪猶是骨肉之親非徒已心自悲先神

亦將悲之是將欲言歸則念西而悲也○我在至



枚

而悲○正義曰箋以此為勞歸士之辭不宜言已意故易傳以為此二句亦序歸士之情我軍士在東山常曰歸言三年之內常思歸也軍士家室在西故知念西而悲孫毓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箋說為長○**枚微**○正義曰枚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司馬陳大閱之禮教戰法云遂鼓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箬銜之有繯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是彼為細物也○**勿**猶至不陳○正義曰此言東征之事故知制彼裳衣謂兵服也初無猶本無言雖是征伐本無行陳銜枚之事言豫前自定不假戰鬪而服之也若前敵自定當應速耳而三年始歸者以其叛國既多須圍守以服之故引春秋傳者莊八年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此箋言善用兵者不陳常武箋云善戰者不陳皆與彼異蓋鄭以義言之○**蝓**蝓蝓至烝寘○正義曰釋蟲云蝓鳥蝓焚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蝓似蠶言在桑野知是桑蟲烝寘釋言文彼作

枯樓古本只以手

惘一作則

又以灼反熠與燿同燿螢火也  
下章皆同

塵○**傳**蠲至塵同○正義曰蠲在桑野是其常處實非勞苦故云似有勞苦軍士獨宿車下則實有勞苦故下箋云誠有勞苦以不實喻實者取其在桑野有車下其事相類故也傳訓烝寘也故轉寘為久而釋話云塵久也乃作塵字故箋辨之古者真填塵三字音同可假借而用之故也**我徂東山惘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傳**果臝枯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跨也町疇鹿迹也熠燿燐也燐螢火也云此五物者家無人惘然令人感思○力果反施羊鼓反伊威並如字或傍加虫者後人增耳室本或作堂誤也蠨音蕭說文作蠨音風蛸所交反郭音蕭町他與反或他頂反字又作疇音同疇本又作疇他短反字又作疇熠以執反燿以照反枯古

毛詩流

卷之三

及古閣



委黍並如字  
章昭曰枕音同云  
下憂思同

活反沈委音於為反委黍鼠婦也本或並作蟲邊踣  
起宜反今詩義長踣長脚蜘蛛又巨綺反又其宜反  
居綺反燐洛列反字又作燐螢  
惠丁反令力呈反思息嗣反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云伊當作繫繫猶是也懷思也室中久無人故有  
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為憂思  
○繫於奚  
反又作繫  
蠶火○正義曰釋草云果贏之實枯樓李巡曰枯樓  
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枯樓葉如瓜  
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  
是也伊威委黍蠨蛸長綺釋蟲文舍人曰伊威名委  
黍蠨蛸名長綺郭璞曰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長綺  
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說文云委黍鼠婦也陸  
璣疏云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窺底土  
中生似白魚者是也蠨蛸長綺一名長脚荊州河內  
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  
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是也鹿場者

場是踐地之處故知町疇是鹿之跡也熠燿者螢火  
之蟲飛而有光之貌故云熠燿燐也又解燐體云燐  
螢火也釋蟲云螢火即熠舍人云螢火即熠夜飛有  
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按諸文皆不  
言螢火為燐淮南子云久血為燐許慎云謂兵死之  
血為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  
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為鬼火或謂之燐未  
為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  
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溼而光亦有明驗眾說並  
為螢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螢火為燐非也  
我徂  
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歎  
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  
垤蠃塚也將陰雨則穴  
處先知之矣鶴好水長鳴而喜也  
云鶴水鳥也將  
陰雨則鳴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也穹



人之

專一作團 箋同

聚薪

窮室塞洒灑埽拚也。寄室鼠穴也。而我君子行役述其日月今且至矣言婦望也。○鶴本又作藿古玩反埽田節反洒所懈反沈

所寄反埽素報反蠆本亦作蟻又作蟻魚綺反好呼報反拚甫問反有敦瓜苦烝在栗

**薪**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云

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敦徒丹反江同栗毛如字鄭音列韓詩作漭力菊反衆新也專徒端反下同綴張衛反瓣廬通反又白覓反說文云瓜中實也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鶴鳴至三年○沈薄開反

泥

說歸士之情次四句說其妻思望之也思而不至閔其勞苦言有專專然繫綴於蔓者瓜也而其瓣甚苦既繫苦於蔓似如勞苦而其瓣又苦以喻君子繫屬於軍是事苦也又憂軍事是心又苦也其苦如何衆軍士皆在析薪之役是其苦也君子既有所苦已久不得見之自我不見君子以來於今三年矣所以思之甚也鄭以烝爲久言君子久在析薪之役餘同。

**蝻**蝻至而喜○正義曰釋蟲云蝻大蝻小者蝻舍人曰蝻蝻即大蝻也小者即名蝻也然則蝻是小蝻也此蟲穴處輦土爲塚以避溼鶴鳥鳴於其上故知蝻是蝻塚也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是蝻避溼而上塚鶴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陸璣疏云鶴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龜一名阜裙又尼其巢一傍爲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

**敦**猶至又苦○正義曰敦是瓜之繫蔓之貌故轉

毛詩疏

卷之二十四

古關



為專言瓜繫於蔓專專然也。烝衆釋詁文以瓜之苦喻君子心內苦繫於蔓又似苦以喻君子繫於軍是事苦故言心苦事又苦即析薪是也。○此又至裂同。○正義曰此申傳心苦事又苦之意也以軍之苦在久不在衆故易傳以烝為塵訓之為久析薪是分裂之義不應作栗故辨之云古者聲栗裂同故得借栗為裂不是字誤故不云誤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云凡先著此四句者皆為序歸士之情。○為

反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樂音洛下同。之子于歸。皇駁其馬。黃白曰皇駮白曰駁。云之子于歸謂始嫁時

也皇駁其馬車服盛也。○駁邦角反。親結其縵。九十其儀。縵婦人之緯也。母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儀也。云女嫁父母既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喻丁寧之多。○禕許韋反衿繫佩帶其鳩反帨始銳反。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言久長之道也。云嘉善也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

○疏倉庚至之何。○毛以為歸士始行之時新合婚禮序其男女及時以戲樂之言倉庚之鳥往飛之時熠燿其羽甚鮮明也。以興歸士之妻初昏之時其衣服甚鮮明也是子往歸嫁之時所乘者皇其馬駁其馬言其車服盛也。其母親自結其衣之縵九種十種其威儀多也。言其嫁既及時而又威儀具足本其新

七言疏 卷之三 十五 及古閣

禕衣 威



已作以  
鳴

言正  
來時則甚善矣但不知其久時復如之何言本時甚  
好不知在後當然以否所以戲樂歸士之情也○鄭  
以倉庚為記時言歸士之妻於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之時而是于往歸嫁其新孔嘉謂本初日其新來之  
時則甚善不見已三年今其久矣不知今日如之何  
序其自東來歸未到家之時言已戲樂之餘同○  
倉庚以序云樂男女得以及時故知作者以倉庚鳴  
為嫁娶之候歸士始行之時以仲春為昏月令仲春  
以秋冬為昏此義必異於鄭宜以倉庚為與王肅云  
倉庚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是也然則不言及  
時者舉其嫁之得禮明亦及時可知也○  
駟○正義曰釋畜文舍人曰駟赤色名曰駟黃白至  
白色名曰皇也孫炎引此詩餘皆不解駟白之義按  
黃白曰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則駟白曰駟謂馬  
色有駟處有白處舍人言駟馬名白馬非也孫炎曰  
駟赤色也○  
納婦至多儀○正義曰釋器云婦人  
之禮謂之納納綳也孫炎曰禕幌中也郭璞曰即今

之香纓也禕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為禕綳繫也此  
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  
其綳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解之說者以禕  
為幌巾失之也母戒女禮施禕結幌士昏禮文彼注  
云幌佩巾也不解禕之形象內則云婦事舅姑禕纓  
綳履注云禕猶結也婦人有禕纓示有繫屬也然則  
禕謂纓也禕先不在身故言施幌則先以佩說故結  
之而已傳引結幌證此結綳則如孫炎之說亦以綳  
為幌巾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  
禕纓皆佩容臭郭以綳為香纓云義見禮記謂此也  
按昏禮言結綳則綳當是幌非香纓也且未冠笄者  
未冠笄者佩容臭又不是示繫屬也郭言非矣數從  
一而至於十則數之小成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  
○  
女嫁至之多○正義曰士昏禮云父送女命之  
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禕結幌曰勉之敬之  
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  
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是戒之申之之  
事也引此者解母必親結之意言九又言十者喻其  
多也



手言正 卷之二 漢古  
威儀丁寧之多也。斯干傳曰：婦人質無威儀，此言多威儀者，婦人無男子之禮，揖讓周旋之儀耳。其舉動威儀則多也。言久長之道，言久長之道，正義曰：舊訓為久也。言久長之道，理未知善惡，所以戲之。嘉善至戲之。正義曰：箋以此序歸士之情，當樂以當時之事，不宜言久長之道，故易傳以為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不當言其香豔也。言其香豔，以戲樂此歸士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毛詩註疏卷第八

八之二

毛詩註疏卷第八

八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惡四國者，惡

其流言毀周公也。

○惡鳥路反注同。

疏 破斧三章章六句至國焉。正義曰：

三章皆上二句惡四國，下四句美周公。經序倒者，經以由四國之惡而周公征之，故先言四國之惡。後言周公之德，序以此詩之作，在美周公，故先言美周公也。○惡四至周公。正義曰：按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言惡四國，流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

毛詩流

卷之二

反古閣



言正

卷之三

湯古

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奄即叛是同毀周公故并言之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玄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鄭不從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傳隋罍曰斧斨民之用也禮義

國家之用也傳云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

我成王以此二者為大罪傳斨七羊反說文云方鉞

也孔形狹而長也罍曲容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四國管蔡商奄

也皇匡也傳云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誅其君

罪正其民人而已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傳將大也傳

云此言周公之哀我民人其德亦甚大也傳既破至

毛以為斧斨者生民之所用以喻禮樂者亦國家之  
所用有人既破我家之斧又缺我家之斨損其斧斨  
是廢其家用其人是為大罪以喻四國之君廢其禮  
義壞其國用其君是為大罪不得誅故周公於是  
東征之周公所以東征者是止誅其四國之君正是  
四國之民正為四國之民被誘作亂周公不以為罪  
而正之此周公哀矜於我之民人其德亦甚大故美  
之○鄭以為有人既破我之斧又缺我之斨此二者  
是為大罪以與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之道又損  
傷我成王此二者亦是為大罪故周公東征之餘同  
○隋罍至之周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破缺斧  
斨喻四國破毀禮義故王肅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  
故孫毓云猶其誓說言毀壞其三耳然則經言我  
斧我斨乃是家之斧斨為他所破此四國自破禮義  
與他破斧斨不類而云我者此禮義天子所制此四  
國破天子禮義故云我孫毓云王者立制其諸侯受

毛詩疏

卷之三

既古



制於天子故言我傳意或然也。四國至大罪。正義曰：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國，則是惡毀周公耳。不宜遠言其人破毀禮義，故易傳以為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為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為毀損莫此之大。何謂不能毀損？若不能毀損，自可不須征之，誅此四國，復何為也？且詩人疾其惡心，故言缺破，豈待殺害王身然後為損傷也？**傳**：四國至皇匡。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四國是管蔡商奄，知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書序皆云：成王伐之，此言周公東征者，鄭於書序注：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然鄭意以為伐時成王在焉，故稱成王。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成王迎而反之，攝政然後東征，於時成王信周公，故可每事一往，毛無避居之義，則東

征之時，成王猶有疑心，不親詣周公，而書序言成王者，以周公攝政耳。成王則為主，君統臣功，故言成王。此則專美周公，據論實事，故言周公東征也。釋言云：皇匡正也。傳以皇為匡，箋又轉為正。**傳**：周公至而巳。正義曰：此四國之君，據書傳祿父管叔皆見殺，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止言徒之多少，不知放之何處。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薄姑。注云：踐讀曰翦，翦滅也。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使服於大國，是奄君遷於齊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潛其宮，如此，則言奄君見殺。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傳**：鑿屬曰錡。鑿屬曰錡。錡，巨宜反，字或作奇音。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傳**：吡，化也。反，又作訛。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傳**：云嘉善也。未見其文，亦不審其狀也。**傳**：吡化也。正義曰：此與下傳云木屬曰錡，皆



三言正

卷之三

涉古

釋言

既破我斧又缺我鉢

傳

木屬曰鉢

又音鉢韓詩

云鑿屬也一解

周公東征四國是適

傳

適固也

云

適斂也

徐又在幽反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傳

休美也

休美也

○休虛

傳

適固正義曰適訓為聚亦堅固之義

故為固也亦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以

為之不安故易之釋詁云適斂聚也彼適作摯音義

同是適得為斂言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傳

成王既

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

刺之

○柯古何反朝直

傳

伐柯二章章四句至不

者美周公也毛以為周公攝政東征四國既定仍在東土已作鴟鴞之後未得雷風之前羣臣皆知周公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詩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即經二章皆刺成王不知周公之辭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三年之秋得雷風之後啓金縢之前王意稍悟欲迎周公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故周大夫作此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經二章皆言王當以禮迎周公刺彼羣臣不知之也○成王至刺之○正義曰箋知此篇之作在得雷風之後者若存雷風之前則王亦未悟若有所刺當刺於王何以獨刺朝廷若啓金縢之後則羣臣盡悟無所可刺故知是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猶有疑志所以刺之也論語云其在朝廷祭義言孝悌達於朝廷皆斥君朝謂之朝廷則知此言朝廷亦是成王之朝所刺必有其人故知

三詩究

卷之三

破斧



刺朝廷羣臣之中有不知周公之聖者也。毛氏雖不注序，推鴟鴞之傳，必無避居之事。周公初卽攝政，羣臣無有不知，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羣臣皆信周公，唯有成王疑耳。狼跋序云：「近則王不知，此刺朝廷不知。」當亦刺成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君所專，未有稱羣臣為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曷以不言刺成王刺成王當在雅。此詩主美周公，故在爾風。是以略言刺朝廷，傳意或然。雖刺成王與箋意異，其所刺者亦在作鴟鴞之後，得雷風之前。何則？作鴟鴞之時，周公親自喻王，王猶不悟。大夫故應刺之。若得雷風之後，王意已漸開悟，大夫不當刺王。明所刺亦在雷風之前。王肅以為既作東山，又追作此詩以刺王，不知毛意然否。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

**傳** 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

**箋** 云：能克也。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

**傳** 如何匪媒不得 **傳** 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

**箋** 云：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

**傳** 七喻反本 **傳** 伐柯至不得。毛以為柯者為家之器，亦作娶。用禮者治國之所用，言欲伐柯以為家。

用當如何乎？非斧則不能，以與欲取禮以治國者當如之何乎？非周公則不能，言斧能伐柯，得柯以為家。

用喻周公能行禮得禮以治國，能執治國之禮者其唯周公耳。又言取妻如之何，非媒則不得，以與治國。

詩流 卷之三 五 取妻



如之何非禮則不安以媒氏能用禮故使媒則得妻  
以喻周公能用禮故任周公則國治刺王不知周公  
而不任之也。鄭以為伐柯之道非斧則不能唯斧  
乃能之言以類求其類喻王欲迎周公非賢不可往  
當使賢者先往亦以類求其類取妻如之何非媒不  
得以媒能通二姓之言定入室家之道故使媒則得  
之以喻王欲迎周公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  
以其能通二人之意故宜先使之言王當迎周公以  
刺朝廷之不知也。○**傳**柯斧至之柄。正義曰考工  
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  
以其一為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關頭斧也柯其柄也  
是斧柄大小之度斧喻周公柄喻禮義斧能伐得柯  
喻周公能得禮柯所以供家用猶禮可以供國用故  
云禮義者治國之柄是以柯喻禮則知斧喻周公雖  
以斧喻周公斧不能自伐得柯必人執之是人與斧  
共喻周公也人執斧能伐柯既伐得柯人又執柯以  
營家用喻周公能得禮既得禮周公又能執禮以  
治國以此美周公也王肅云能執治國家之斧柄其

唯周公乎是喻周公能執禮也。○**傳**克能至先往。○  
正義曰克能釋言文箋以下云我觀之子謂得見周  
公則二章皆勸迎周公之事故易傳言以類求其類  
喻使賢者先往也。○**傳**媒所至不安。○正義曰傳以  
下文籩豆有踐籩豆禮器則此亦禮事故傳以上經  
與此皆喻禮也正以媒為與者媒所以用禮喻周公  
能用禮取妻不以媒則不能得妻喻治國不用禮則  
不能安國言周公能用禮以安而王不知故刺之。○  
**傳**媒者至先往。○正義曰箋以媒者通傳二姓之言  
勸迎周公而以媒為喻故易傳言當使曉王與周公  
之意者先往孫毓云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  
王出郊而天雨反風不則盡起精誠感天而況於人  
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能未形非如讎  
敵尚相阻疑何須問人重相曉喻乎鄭為此說者以  
為此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未迎周公致使朝臣  
尚惑假言迎意刺彼未知言王以周公之聖欲其速  
反尚使賢者先行令人傳通其意說周公宜還伐柯  
見疑者可刺耳非謂周公疑須相曉喻也

詩經 卷之三 六 伐柯



伐柯其則不遠傳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

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箋云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

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

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我觀之子邊豆

有踐傳踐行列貌箋云觀見也之子是子也斥周公

也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則歡樂以說之

○觀古豆反踐賤淺反行戶郎反饌王戀反樂音洛說音悅

則不遠喻治國之法其道亦不遠何者執柯以伐柯

比而視之舊柯短則如其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

不在遠也以喻交接之法願於上交於下願於下事

已不須遠求能迎是者唯周公耳我若得見是子周

公觀其以禮治國則復籩豆禮器有踐然行列而次

序矣禮事弘多不可偏舉言其籩豆有列見禮法大

行也○鄭以為伐柯伐柯者其法則不遠舊柯足以

法之以喻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

知之言衆人之心皆知公須還也我王欲見是子周

公當以饗燕之饌籩豆有踐然行列以待之言王宜

厚待周公刺彼不知者也傳以其至遠求○正義

曰此伐柯之不遠求還近取法於柯以喻交人之道

不遠求還近取法於已故解不遠求之義以其所願

於上接已則以所願之事交於在已下者以其所願

於下之事已則以所願之事於已之上者此皆近

取諸已所謂不遠求詩意言此者以有禮君子能以

身恕物言周公能為此也王肅云言有禮君子恕施

而行所以治人則不遠箋伐柯至知之○正義曰







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體○鱗才

又音撰魴音房騶子弄反又子公反字又我觀之子

作總吾音古今江南呼縵吾為百囊網也

**衮衣繡裳**所以見周公也衮衣卷龍也**云王迎**

周公當以上公之服禮見之○衮古本反六冕之第

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九**九冕至繡囊○毛以

字或作卷音同卷卷冕反**九**為九冕之中魚乃是

鱗也魴也鱗魴是大魚處九冕之小網非其宜以與

周公是聖人處東方之小邑亦非其宜王何以不早

迎之乎我成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衮衣繡裳往見

之刺王不知欲使王重禮見之鄭以為設九冕之綱

得鱗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其器以喻用尊重之大禮

迎周公之大人是擬人各有其倫尊重之禮正謂上

公之服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衮衣繡裳往迎之

**九**九對至大魚正義曰釋器云縵吾謂之九冕九

曰縵今之百囊網也釋魚有鱗魴契光引此詩郭璞

曰鱗似鱗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為鱗陸機注云

鱗似鱗而鱗細於鱗亦眼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而

言得小魚之罟者以其縵促網自能得小魚不謂網

身小也驗今鱗魴非是大魚言大魚者以其雖非九

罟密網此魚亦將不漏故言大耳非大於餘魚也傳

以為大者欲取大小為喻王肅云以典下土小國不

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設九至其禮**正義曰

箋解網之與魚大小不異於傳但不取大小為喻耳

以下句衮衣繡裳是禮之上服知此句當喻以禮往

迎故易傳以取物各有其器喻迎周公當有禮**所**

所以至卷龍正義曰傳解詩言衮衣繡裳者是所

**鴻飛遵渚**

鴻不宜循渚也

云鴻大鳥也不宜與

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



一女作汝

於

邑失其所也。

○鳧音符，鷺鳥。今反，又作鷺。

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傳**

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

**傳**

云信誠也。時東都之人

欲周公留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

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也。

**傳**

飛鴻

至信處。○毛以鴻者大鳥，飛而循渚，非其宜，以喻周公聖人久留東方，亦非其宜。王何以不迎之乎？又告東方之人云：我周公未得王迎之禮，歸則無其住所，故於汝東方信宿而處耳。終不久留於此，告東方之人云：公不久留，刺玉不卑迎。○鄭以為鴻者大鳥，不宜與鳧鷺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聖人不宜與凡人之輩共處東都。及成王既悟，親迎周公，而東都之人欲周公即留於此，故曉之曰：公西歸若無所居，則可與汝之所誠處耳。今公歸則復位，汝不得留之美。周公所應見愛，知東人願留之。○**傳**鴻不宜循渚。

正義曰：言不宜循渚者，喻周公不宜處東，毛無避居之義，則是東征四國之後，留住於東方，不知其住所也。王肅云：以其周公大聖，有定命之功，不宜久處下土而不見禮迎，箋為喻亦同。但以爲避居處東，故云與凡人耳。○**傳**周公至曰信。○正義曰：言周公未得王迎之禮也。再宿曰信。莊三年左傳：文公未有所歸之時，故於汝信處。處汝下國，周公居東歷年，而曰信者，言聖人不宜失其所也。再宿於外，猶以爲久，故以近辭言之也。○**傳**信誠至得留。○正義曰：釋詁云：誠信也。是信得爲誠也。以卒章言無以公西歸，是東人留之辭，故知此是告曉之辭。既是告曉東人，公既西歸，不得遙信，故易傳以信爲誠。言公西歸而無所居，則誠處是東都也。此章已陳告曉東人之辭，卒章始陳東人留公之辭。此詩美周公不宜處東，既言不宜處東，因論告曉東人之事。既言告曉東人，須見東人之意，故卒章乃陳東人之辭。○**傳**鴻飛遵陸。陸非鴻所宜止，公歸不復於女信宿。○**傳**宿猶處也。



是

之為倒

此

齊子西反本或作齊  
同補

**公歸不復**。正義曰：箋以為避居，則不復當謂不復得位。毛以此章東征，則周公攝位久矣，不得以不復位為言也。當訓復為反，王肅云：未得所以反之道，傳意或然。**是以有袞衣兮，無**

**以我公歸兮。**傳：無與公歸之道也。云：是以東都也。

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之為君，故云：是以有袞衣，謂成

王所齊來袞衣，願其封周公於此，以袞衣命留之，無

以公西歸，無使我心悲兮。云：周公西歸而東都之

人心悲，恩德之愛至深也。云：是以至心悲兮。毛以

以袞衣見之，此章言王有袞衣而不迎周公，故大夫

刺之言王，是以有此袞衣兮，但無以我公歸之道兮。王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言王當早迎周公，無使

我羣臣念尚公而心悲兮。鄭以為此是東都之人

是

章

欲留周公之辭，言王是以有此袞衣兮，王令齊來，願即封周公於此，無以我公西歸兮。若以公歸，我則思之。王無使我思公而心悲兮。傳：無與公歸之道。正義曰：周公在東都，必待王迎，乃歸。成王未肯迎之，故無與我公歸之道，謂成王不與歸也。是以至西歸。正義曰：箋以為王欲迎周公，而羣臣或有不

九罭四句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大。

平復成王之位，又為之大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

○狼跋，省郎，獸名也。跋音卜，末反。又蒲未反，字或作拔。同。王功，干況反。大平音泰。下大師，大平同。愆，

起然。跋，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為周公攝政之時，其遠則四國流言，謗毀周公，言將不利於孺子，其

近則成王不知其心，謂周公實欲篡奪已位。周公

進退有難，如此卒誅除四國，成就周道，使天下大

平而聖著明，故周大夫作此詩。美進退有難而能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言進退有難之事，美其不失聖者，本其美周公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鄭以

周公將攝政時，遠則四國流言，而周公不惑，不息攝政之心，近則成王不知，而周公不怨，不生忿懣之意，卒得遂其心志，成就周道，是進有難也。及致政成王之後，欲老而自退，成王又留為太師，令輔弼左右，是退有難也。如此進退有難，而聖德著明，終無愆過，故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云進退有難之事，德音不瑕，是不失聖也。序稱流言與王不知，唯說進有難也。不言退有難者，不失其聖之中，可以兼之矣。○不失至著焉。○正義曰：序言不失其聖，是總美周公之言。故箋具述周公進退有難，能使聖德著明之意，以充之。箋以流孫碩膚，則是遜位之後，故以流言與王不知為進有難也。既遜而留為太師，是退有難也。以此二者皆違周公之志，是故俱名為難。進退有難，為終始無愆，所以美其不失其聖也。毛不注序，必知異於鄭者，傳以公孫為成王，則此經所陳無周公遜位之事，不得以留為太師，當退有難也。傳言進退有



難須兩事充之明四國流言為進有難王不知為  
退有難能誅除四國攝政成功正是不失聖也  
**狼跋其胡載寔其尾** 傳 與也跋躡寔踏也老狼有胡進

則躡其胡退則踏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

云與者喻周公進則躡其胡猶始欲攝政四國流言

辟之而居東都也退則踏其尾謂後復成王之位而

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 傳 變本又作老

反躡力輒反踏其劫反又居 公孫碩膚赤鳥几几 傳

業反難乃且反玷丁簞反 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鳥人君之

盛履也几几絢貌 傳 云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于

齊之孫孫之言孫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

王之位孫遁辟此成公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

為太師履赤鳥几几然 傳 孫毛如字鄭音遜鳥音昔

反 狼跋至几几。毛以為狼之老者則領下垂胡

然猶不失其猛能殺傷禽獸以喻周公攝政之時遠

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其志進退有難然猶不失

其聖能成就周道所以進退有難而攝此政者欲待

公孫成王長大有美之德能履赤鳥几几然盛服

以行禮然後授之故也。鄭以為老狼進則躡其胡

退則踏其尾進退有難不失其猛喻周公將欲攝政

遭四國流言歸政成王王復留為太師進退有難能

不失其聖又美周公不失其聖之事言周公既致太

平乃遜遁避此成功之大美復留王在王朝為太師之

官履其赤鳥其鳥之飾几几然美其聖德故說其衣

之詩克 卷之三十一







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狼戾其尾，載

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瑕，過也。云不瑕，言

不可疵瑕也。疵，才。瑕，過。正義曰：瑕者，玉之

以瑕為過，箋言無可疵瑕者，亦是玉。病言周公終始皆善，為無疵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毛詩註疏卷第八 八之三



